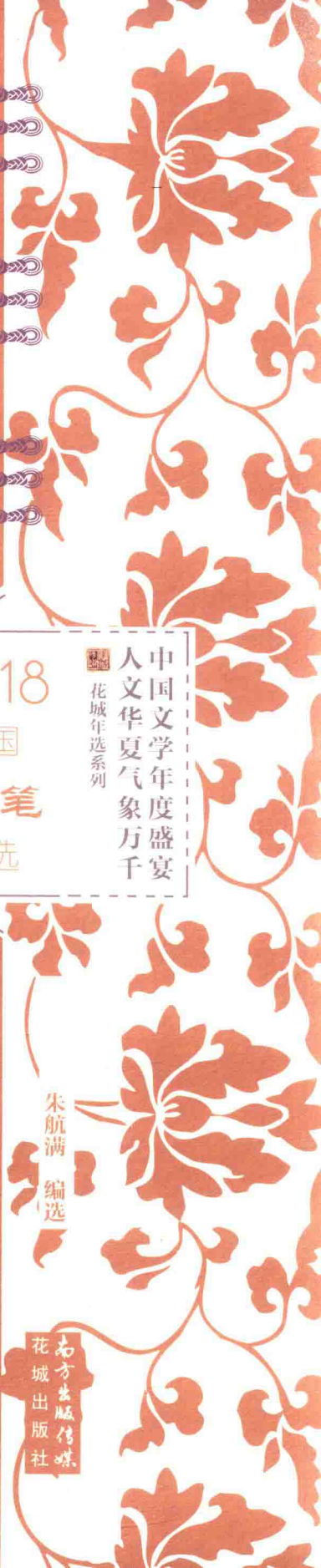




2018
中国
随 笔
年选

中国文学年度盛宴
人文华夏气象万千
花城年选系列

朱航满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2018 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858-0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120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安 欧阳蘅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丛书篆刻: 朱涛

封面图: (明)陈淳 山水图

书 名 2018 中国随笔年选
2018 ZHONGGUO SUIBI NIAN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25 1插页

字 数 318,000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雋永的文章

——序《2018 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庞培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当代散文随笔经典之中，《一个人的安顺》为其一部，其余应还有《一生能读几多书》《寻找家园》《八九十枝花》《城堡的寓言》《马车的影子》等。这其中，《一个人的安顺》为贵州的戴明贤先生所作，可惜少为人知；《一生能读几多书》系河北沧州的范福潮先生所作，收录之前出版的《书海泛舟记》和《父子大学》两部，也为我所追读过；还有《寻找家园》，系身在海外的高尔泰先生所作，但可惜国内出版的数个版本，都是删改本，我曾有心结合台湾出版的版本和在《今天》发表的版本进行校订，但工作量太大，只能抱憾。还有《城堡的寓言》，系四川成都的钟鸣先生所作的随笔集，我也因喜好其作，经朋友引介而有所联系，幸得钟鸣先生寄赠大作数册，时常温读。庞培的书单，虽然是一个人的阅读意见，但也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近日梳理当代散文随笔，觉得真是满目繁华，好的作品还是不少，但若在庞培的这个关于散文随笔的书单上再增加一部，我觉得不应错过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集《流年碎影》，这是一部布衣读书人的人生实录，与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堪称双璧。

与庞培能够有很深共鸣的，还有一件小事情，难以忘记。2013年夏天，我应江西朋友之约到赣州采风，其间遇到了很多文友，特别能谈得来的，便有庞培先生。我其时早知道庞培，读过他的不少作品，乃是心存敬意的。特别是朋友介绍，说庞培在写作之余，常常会横渡长江，由此畅想那番画面，

则是令我颇感几分英雄之气。采风期间，庞培与我谈起一些文学问题，我不知深浅，便海阔天空地高论了起来。后来他特别送我带来的几册书，全是他的诗集，包括一册自印的《地下的忧伤》，一册公开出版的《数行诗》。我当时还没有出版自己的著作，只带了两三册刚编选的花城出版社《中国随笔年选》，但尚未出手。参加笔会或聚会就是如此，或者在我看来，若有知音或志趣相投者，便将自己有限的书册赠送给对方。在离开前的晚上，我特意去他的房间拜访，并带去了这册赠书。那天晚上，我们谈到了散文，他说刚刚读到一篇民国佚文《记南京》，甚好。我说这册新出的《随笔年选》，本来亦选了此文，但后来因故删去了。后来他特意告诉我，那晚他流泪了。

庞培是一个有情的人。那晚他的流泪，想来是因为我们对于写作在认识上的某种相同之处，诸如对于那篇民国佚文的钩沉与推举。而我还以为，编选花城出版社的《2012 中国随笔年选》，虽然乃是我初编的文选，全是无经验地选了一些自己感觉甚好的文章。诸如高尔泰的《白头有约》、王晓渔的《一位持不同意见的“西行漫记”》、狄马的《夺了鸟位又如何》、洪子诚的《与音乐相遇》、周成林的《在大理》、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张承志的《安乐寺里的苏菲》等等，皆一定也是庞培喜爱的。其中的一篇胡河清的随笔《灵地的缅想》，乃是因为我获知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胡河清文集》，故而夹带个人喜好，将这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收录其中。可以想象，这样的选目在当前的文学选本中，一定是特别的。在第二年编成的随笔年选之中，我选了戴明贤先生和范福潮先生的各一篇随笔，也是与庞培在见识上的不谋而合。那篇在旧期刊中钩沉而出的《记南京》，漫笔写来，却是满篇风云。时间淘洗了太多，但隽永的好文章，却愈来愈清晰。

对于当代诗歌，我是门外汉。我喜欢读好的文章，固执地以为，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亦是文章的国度，故而对于今天将讲故事的小说作为重头戏来对待，乃是很不以为然的。想必庞培也与我同感。对于庞培的诗歌，我无力评议，而对于他的散文以及他对于散文的态度，我则以为是颇值得细心来想上一想的。庞培举例的这些散文作品，很多严格说来，都应该算是随笔作品，且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书卷之气。书卷气是对于人类间接经验的展示，好的随笔有书卷气，一定是建立在人类丰富而美好的经验之上的。故而我以为，专心以记述直接经验的文章，常常显得浅薄而缺乏韵味。建立在广泛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写作，最方便的途径，便是来自于读书。文章隽永，令人回味，便是将作者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最完美地结合，从而展示给读者最为独特和丰富的内容。高尔泰、张中行的回忆录，也是将二者经验完美融

合的实验者，一者沉静，一者热烈，一者如酒，一者似茶。而再如钟鸣和张锐锋先生的随笔文章，则是将一种经验推到了一种较为极端的面目。

隽永有味的文章，便也是令人可以多次重读的。由此又想起不久前与几位网友见面，聊起了当下的散文写作，大家都公推黄裳先生的散文最佳，其中一位朋友认为其散文隽永，可反复来读。黄裳先生是散文家，他的文章书卷味最足，这是以他的诸多精心收藏的明清版本为基础的，又写这些书籍收藏之甘苦之遭遇之流转，沉郁顿挫，饱含深情，却又恰到好处。老一辈文人讲究文章作法，布局、修辞都讲究，文章写得曲折而婉转，留有的空白，让人遐想，值得咀嚼和品味。谷林先生也曾写及当下一些著作，写作者毫不保留，却是写作的大忌，“笔锋太富感情，每一段落几乎皆以咏叹调作结，读者遂只剩得同声一哭，不克回环咀嚼矣”。他在收到止庵编选的《杨绛散文选集》后，忆起自己读杨绛的感受：“我第一次见到那本薄薄的《孟婆茶》，读完全书，一丝也没有悲凉苍茫之感，对书名所含情味，也毫无警觉。可是后来有一天重翻此书，对着封面，忽然发呆了，捧着书卷，入静似的默坐了好一阵。”他甚至还在信中如此写道：“我向来以为杨先生的文笔比钱先生蕴藉雅洁。”谷林先生所论，也是文章隽永之一种。

我也好读隽永的文章。遴选2018年的随笔年选，挑挑拣拣，反反复复，其意便是想多寻找一些可令读者愿意重读，读后有味的文章。2018年很高兴读了一系列罗青先生的文章，选了一篇《我爱“文化中国”》，看他纵论中国文化经典，那是积累的个人经验，也有读书的体味，令人回味不已。令我击节赞叹的，还有陈四益先生的一系列文章，选了他追忆画家黄永厚的文章《休休，公毋渡河，毋渡河》，乃是由画谈人，有见识，有滋味，真正写出了一位独立风骚的当代文人面目。陈四益先生写黄永厚，品画，又引出画后的社会风云，继而又谈画后的人物风骨。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场景，又拉出另一个人物，每一个内容，都值得深思、流连、赞叹。这是写法上的高妙，也是对于黄永厚的了解，更是对于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和代表中国士人的情操的认可，更是对于一个时代的风云与病象的深刻反思和检讨。不是大手笔，难成此文章。想来罗青和陈四益二位先生，都是读书多多，他们浸染传统，视野开放，阅历丰富，思维现代，文章自是令人回味无穷。

还有两位故者的文章，也是隽永可诵的佳作。汪曾祺的《西山客话》，乃不过是闲时写来的旅游简介，但读来真是留有余味。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现代汉语高手，为何一篇不经意的文字，能够令人喜爱。想来乃是他杂览多，感兴多，写出了一种淡淡的真滋味来。还有周有光先生的《旧扇记》

等三篇，朴素的文字，浓浓的情感，深情的回忆，都蕴含在这短短的篇幅之中了。周老临归道山之际，经历了百年光阴，万千情思，几多艰难，些许欢欣，成就了这些文字，虽是简笔淡墨，却是回味悠长的。这是人生经验的浓缩，也是亲情记忆的寄托，更是一位见识甚多阅历甚多的老者的闲话絮语，看似风轻云淡，却饱含人生的许多真谛。想起杨绛先生在百岁之时，也曾写下的一些短篇碎语，也是这般的睿智、清醒、通达，质朴，令人喜爱。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文章的最高境界，必然是返璞归真，看不出雕琢的痕迹，却又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磨砺。为此，我看重这些老者的文字。

两篇文坛之外的作者所写的随笔，也是令人满眼春色。一篇是陈幼民的《旧城少年学画记》，一篇是谢侯之的《乡学》。前者写作者早年的学画记忆，这是直接经验，温暖而真诚，又穿插写及了北京城的文化氛围，琉璃厂、少年宫、中国书店、北海公园、故宫画展等等，都在不经意间展示着中国的文化精华，也传递着作者的修养与见识，读来滋味悠长，却不显山露水。还有谢侯之的《乡学》，也是好极了。作者回忆早年到延安插队，后做乡村老师的一段独特经历，淡淡的叙述，深情的回望，这些直接而独特的经验他人难以复制；而作者在不经意中又写出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抱负、忧患和伤感，也写出了中国西北农村穷困荒凉的真实现状，更写出了那个乱云飞渡的时代气候，故而读来颇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孙郁先生的《夏家河子》和李大兴的《我的北大琐忆》也都是好篇章，前者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云贯穿北京，在极短的篇章之中，写出了一群师范学子的命运，人生沉浮，甘苦荣华，也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两篇与网络相关的文字，乃是令我读之精神为之一振。其一是王晓渔的随笔《“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这是作者的一份青春精神档案，也是一份向师友致敬之作。但读后深深感到，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离不开网络的勃兴。一种交流方式的改变，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甚至塑造了一代人的思想。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被王晓渔笔下的青春气息所打动，尽管这种别样的青春显得与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地格格不入。与王晓渔的文章可作参照的，则是刘柠的随笔《我投降：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俘虏》，这是一篇对网络时代社交媒体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文章，犀利、深刻甚至是尖锐的。它的尖锐之处在于，指出了我们人性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在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中被不自觉地放大，而常为我们所不知。如果说王晓渔的文章写出了网络给精神生活带来的冲击、兴奋乃至眩晕，而刘柠则以他的文章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喧哗多变的时代，我们其实更渴望一片宁静的清荫。年选也特别收录书事文章数篇，以增书卷之气。一身书卷气，满篇有滋味。扬之水、李长声、孙郁、李欧梵、钟鸣、止庵、严晓星、王力平、刘柠、胡竹峰等，都是从传统中走来的现代派，一身书卷气，出手皆有好文章。扬之水忆旧，严晓星记人，钟鸣说节气，李欧梵谈文，都是满篇书卷，风轻云淡，一身风雅。这些篇章，都是中国文章。这些人物，也都是中国风度。此中特别谈一谈陈克希先生所作的《旧书收购轶事》，文章虽短小，却也真是堪称佳构。陈先生多年就职于上海图书公司，工作性质有类于北京的中国书店，经手古籍旧书多矣。此文谈他参与的几次旧书收购，涉及电影明星白杨、政治家汪道涵、文学家罗洪以及学人龙榆生等等。此文看似零散，实则暗藏脉络，其中所涉内容也很是丰厚，作者从收购旧书一事，见出了书之命运，人之风度，以及世事之变迁。这样的文章举重若轻，小处见大，有识有料，不经意处可见作者之功力，乃是理想中的文章之一种。

2018年10月13日

隽永的文章

——序《2018 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001

辑一

一起去看山 | 阿来001

西山客话 | 汪曾祺008

松浦居随笔 | 张炜023

《山本》后记 | 贾平凹031

辑二

旧城少年学画记 | 陈幼民037

夏家河子 | 孙郁043

乡学 | 谢侯之046

我的北大琐忆 | 李大兴061

辑三

我爱“文化中国” | 罗青069

在当代接续古典

——我心中的《牡丹亭》《红楼梦》 | 白先勇076

中国文章 | 胡竹峰079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 迟子建090

辑四

- 智力活动（续） | 阿乙097
- “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 | 王晓渔117
- 我投降：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俘虏 | 刘柠133

辑五

- 乡村风景二题 | 毕星星141
- 高考记 | 江子152
- 秋风辞 | 陈蔚文166

辑六

- “飞天”的传递 | 扬之水175
- 休休，公毋渡河，毋渡河
——忆永厚 | 陈四益178
- 我的父亲和他的诗 | 止庵183
- 再记辛丰年先生 | 严晓星190

辑七

- 漫谈茨威格 | 李欧梵199
- 镜中花 | 张承志211
- 为什么我们需要图米纳斯的“奥涅金” | 颜榴226

辑八

旧扇记（外二篇） 周有光	233
旧书收购轶事 陈克希	236
一本书，我的童年 李敬泽	240
人书情未了 谢其章	244

辑九

浮生看物变，微风燕子斜 钟鸣	251
船歌 张振涛	266
在乎山水之间也 王力平	272
木屐与俳句 李长声	278



辑一

一起去看山

_ 阿来

有好些年没有去四姑娘山了。汶川地震前两年去过，地震后就没有去过了。加起来，是超过十个年头了。

但这座雪山，以及周围地方却常在念想之中。

这座藏语里叫作斯古拉的山，汉语对音成四姑娘。这对得实在巧妙。因为那终年积雪美丽的山确实是有着四座逸世出尘的山峰，在逶迤的山脊上并肩而立，依次而起，互相瞩望。后来又有了关于四个姑娘如何化身为晶莹雪峰的传说，以至于人们会认为这座山自有名字那天，就叫作四姑娘了。却少有人会去想想，一座生在嘉绒藏人语言里的山，怎么可能生来就是个汉语的名字呢？在这里，我不想就山名作语言学考证。而是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来到一座如四姑娘山这般的美丽雪山面前时，我们仅仅是只打算到此一游——因为别人来过，我也要来上一趟，这确实是当下很多人出门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希望从长短短的游历中增加些见识，丰富些体验？

有一句话在爱去看山登山的人中间流传广泛。那句话是：“因为山就在那里。”

这句话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名叫马洛里的英国人说的。这个人是个登山家，登上过世界好几座著名的高峰。然后决定向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挑战，如果成功了，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那时，随队采访的记者老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登山？就像今天旅游的人要反问，我去一个地方为什么就该懂得一个地方？马洛里面对记者的问题总是觉得无从回答。一个人面对一座雄伟的山峰，面对奥秘无穷的大自然，感受是多么复杂，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内心里对着某种事物怀着强烈迷恋冲动的人怎么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唯目的论者才有这种简单的答案。终于有一天，面对记者的老问题，他不耐烦了，就用不耐烦的口吻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

确实，山就在那里。那样美丽，沉默不言，总是吸引人去到它跟前。看它，读它，体味它，如果能力允许，甚至希望登上山顶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从那样的高度眺望一下世界。杜甫诗说“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雄阔的体验。四姑娘山最高峰海拔六千多米。我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去追求这种极致的体验。但从低处凝视、想象，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想象自己如果化成一座山，或者如一座山一样沉稳，宠辱不惊，那是什么境界。

山有自己的历史，山的地质史，山化身为神的历史。如果要为这后一种历史勉强命名，不妨叫作地方精神史。山神的存在，在藏区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每座山都是一个神？这当然是一部地方史的精神部分。没有精神参与，一座山就不会变成一个神。四姑娘山就是这样。本是一座山，在历史空间中，生活在周围的人因为它庄严、毫不动摇的姿态，软弱的人因此为它附丽了与其姿态相似的人格，并为这样的人格编织了故事。某个人为了保卫美丽的自然，保卫家园，自愿化身成一个地方性的保护神，担负起神圣的职责。四姑娘山的故事也是这样，但突破了故事模式的是，这座山是四个美丽姑娘所化。创造这个故事的人当然是受了自然的启发，因为四座山峰就在那里。那四个姑娘当然美丽，因为雪山本身就那么美丽。那四个姑娘当然也善良。美就是善，这是哲学家说过的话。

多山的四川有两座特别有名的山。一座是贡嘎山，一座是四姑娘山。一座是男性的，一座是女性的。一座是蜀山之王，一座就是蜀山皇后。这两座山我都去过多次。我在年轻时代的诗里就写过：“传说那座山有神喻的山崖，我背着两本心爱的诗集前去瞻仰。”亲近瞻仰贡嘎的历程略过不谈。这里只想谈谈四姑娘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次从小金县城去成都。一大早起来，长途客车摇晃到日隆镇上吃早饭。冬天滴水成冰，石灰墙都冻得更加惨

白。一车人围着饭馆里一只火炉跺脚搓手，再吃些东西，身体总算慢慢暖和过来。这才有了闲心四处打量。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墙上好多面旗子，都是日本旅行团留下的。上面好多字，“四姑娘山花之旅”“白色圣山之旅”等，下面还有全体团员的签名。那时的想法是日本人跟我们也太不一样了。我们还在为坐汽车怎么不受冻而焦虑，他们却跑这么远，就为看一眼我们山里的花。那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刚刚启动的年代。如今，我们也一天天过上了未曾梦想到的生活。从生下来那一天起，我生活经验里的出门远行的理由很少，机会更少。我一直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去过离家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1985年，我出公差，先从马尔康到小金县城，然后再经省城去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开会，已经是很远很丰富的一次旅行了。算算四姑娘山离我的老家距离不到两百公里，但我在小金县城出差这回，才第一次听说这座山的名字。记得是在县文化馆看一位画家写生的风景画，说画中的山是四姑娘山。那些雪峰、山谷、溪流、树，对我这双看惯了山野景色的眼睛也有很强的冲击力。那时，当地专门要到某地去看看特别美景的，也就是画画或摄影的人。所以，过两天经过四姑娘山下的日隆镇，在唯一国营饭馆里看见满墙日本旅行团的旗帜以及那些赞美雪山与花的留言时，心里想的还是，这些日本人出这么远的门，就为来看几朵花，也实在是太过奢侈了。虽然那些花肯定是非常漂亮，也是值得一看的。也是在那一时期，才知道有一种出门方式叫旅游。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过来的。很多东西，刚听说时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久也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很快，中国人也开始了初级旅游，大巴车拉着，导游旗子摇着，把一群群人送到那些正在开发中的景点。四姑娘山也成了一个边建设边开放的景区。过几年再去，日隆镇上那个人民食堂已经消失不见，有了些为接待游客而起的新建筑。我自己就在一座临着溪涧的木楼里住了几宿，听了几夜溪流的喧哗。坐车去双桥沟，骑马去长坪沟。那是晚秋时节了。蓝天下参差雪峰美轮美奂。但四姑娘山的美其实远比这丰富多了：森林环抱的草地，蜿蜒清澈的溪流，临溪而立的老树，尤其是点缀在岩壁与树林间的一树树落叶松，那么纯净的金色光芒，都使人流连忘返。

去长坪沟的那天早晨，太阳从背后升起，把我骑在身上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收割后的青稞地里，鸟们在马头前飞起来，又在马身后落下去。云雀的姿态最有意思。它们不像是飞起来的，而像是从地面上弹射起来的，到了半空中，就悬浮在头顶，等马和马上的人过去了，又几乎垂直地落下来，落到那些麦茬参差的地里，继续觅食了。麦茬中间，有好多饱满的青稞粒和秋天里肥美的昆虫，鸟们正在为此而奔忙。附近的村庄，连枷声声。这是长坪沟之行一个美好的序篇。山路转一个弯，道路进入森林，背后的一切就都消失不见了。落

尽了叶子的阔叶林如此疏朗，阳光落下来，光影斑驳，四周一片寂静。而森林的寂静是充满声音的。那是很多很多细密的声音。岩石上树上的冷霜融化的时候，会发出声音。一缕一簇的苔藓在阳光下舒张时也会发出声音。起一丝风，枯草和落叶会立即回应。还有林梢的云与鸟，沟里的水，甚至一两粒滑下光滑岩壁的砂粒都会发出声音。寂静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更多声音的世界，都是平时我们不曾听过的声音，是让我们在尘世中迟钝的感官重新变得敏锐的声音。早晨太阳初升的那一刻，只要峡谷里的风还没有起来，那些声音就全都能听见。太阳再升高一些，风就要起来了，那时充满峡谷的就是另外的声音了。

这一天风起得晚，中午，我们在一块林中草地上吃干粮时，风才从林梢上掠过，用潮水般的喧哗掩去了四野的寂静。

那是我第一次去到四姑娘山下。

一个朋友带一个摄制组，来为刚辟为景区不久的四姑娘山拍一部风光片子，我与他们同行。山谷看起来开阔平缓，但海拔高度一直上升。阔叶林带渐渐落在了身后。下午，我们就是在那些挺拔的云杉与落叶松间行走。还是有阔叶树四散在林间。那是高山杜鹃灌丛，绿叶表面的蜡质层被漏到林下的阳光照得发亮。

夕阳西下时分，一个现成的营地出现了。那是一间低矮的牧人小屋。石垒的墙，木板的顶。在小屋里生起火，低矮的屋子很快就变得很温暖了。天气晴朗，烟气很快上升，从屋顶那些木板的缝隙中飘散在空中。若是阴天，情形就两样了。气压低，烟难以上升，会弥漫在屋子中，熏得人涕泪交流。但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同伴们做饭的时候，我就在木屋四周行走。去看小溪，溪流上漂浮着一片片漂亮的落叶。红色的是槭，是花楸。黄色的是桦，是柳，还有丝丝缕缕的落叶松的针叶。太阳落到山背后去了，冷热空气的对流加剧，表现形态就是在森林上部吹拂的风。此时在林中行走，就像是在波涛动荡的海面下行走。森林的上层是一个动荡喧哗的世界。而在森林下面，一切都那么平静。云杉通直高大的树干纹丝不动，桦树的树干纹丝不动。吃过晚饭，天黑下来。大家都是爱在山中漫游的人，自然就谈起山中的各种趣闻与经历。爱在山中行走的人，在山中更是要谈山。就像恋爱中的人总要谈爱。于是，夜色中的山便愈发广阔深沉起来。爬了一天山，袭来的疲倦使得大家意兴阑珊时，就都在火堆边睡去了。我横竖睡不着，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也许是因为太高的海拔地势。这时风停了，月亮起来了。用另一种色调的光把曾短暂陷落于黑暗的群山照亮。我喜欢山中静寂无声的光色洁净的月亮，就悄然起身，把褥子和睡袋搬到了屋外的草地上。我躺在被窝里，看月亮，看月光流泻在悬崖和杜鹃林和落叶松的地带。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凝视一条冰川。那道冰川顺着悬崖从雪峰前向

下流淌——纹丝不动，却保持着流动的姿态，然后，在正对我的那面几乎垂直的悬崖上猛然断裂。我躺在几丛鲜卑花灌木之间，正好面对着那冰川的断裂处。那幽蓝的闪烁的光芒真得如真似幻。我们骑乘上山的马，帮我们驮载行李上山的马，就站在我的附近，垂头吃草或者咕吱咕吱地错动着牙床。我却只是静静地望着那几乎就悬在头顶的冰川十几米高的断裂面，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芒。视觉感受到的光芒在脑海中似乎转换成了一种语言，我听见了吗？我听见了。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一种幽微深沉的语言。一匹马走过来，掀动着鼻翼嗅我。我伸出手，马伸出舌头，它舔我的手，粗粝的舌头，温暖的舌头。那是与冰川无声的语言相类的语言。

然后，我就睡着了。

越睡越沉，越睡越温暖。

早上醒来，头一伸出睡袋，就感到脖子间新鲜冰凉的刺激。睁开眼，看见的是一个银装素裹的白雪世界！我碰落了灌丛上的雪，雪落在了颈间，那便是清凉刺激的来源。岩石，树，溪流，道路，所有的一切，都被蓬松洁净的雪所覆盖。一夜酣睡，竟然连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都不知道！

那天早晨，兴奋不已的几个人也没吃东西，就起身在雪野里疾走，向着这条峡谷的更深处进发。直到无路可走。最漂亮的景色是一个小湖。世界那么安静，曲折湖岸上是新雪堆出的各种奇异的形状。那些形状是积雪覆盖着的物体所造成的。一块岩石，一堆岩石，雪层杜鹃花的灌丛，柏树正在朽腐的树桩，一两枝水生植物的残茎，都造成了不同的积雪形状。纹丝不动的湖水有些黝黑，湖水中央是洁白雪峰的倒影。这是我离四姑娘山雪峰最近的一次。她就在我的面前，断裂的岩层，锋利的棱线，冰与雪的堆积，都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回来写过一篇散文《马》。不是写进山所见，是写那些跟我们进山的动物伙伴。还做了一件文字方面的事情，就是为这次拍的纪录短片配了解说词，在当时中央电视台一档叫《神州风采》的栏目中播出，也算是为四姑娘山的早期的宣传做过一点工作。

后来，还在不同的季节到过四姑娘山。

春天和秋天，不同的植物群落，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调。

春天，万物萌发。那些落叶的灌丛与乔木新萌发的叶子，会如轻雾一般给山野笼罩上深浅不一的绿色，如雾如烟。落叶松氤氲的新绿，白桦树的绿闪烁着蜡质的光芒。那些不同的色调对应着人内心深处那些难以名状的情感。从那些时刻应了光线的变化而变幻不定的春天的色彩，人看到的不仅是美丽的大自然，而是看到了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拂开大

草原上的草，吸着它那特殊的香味，我向它索要精神上相应的讯息”，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秋天，那简直就是灿烂色彩的大交响。那么多种的红，那么多种的黄，被灿烂的高原阳光照亮。高原上特别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空气对流，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风，风和光联合起来，吹动那些不同色彩的树：椴、枫、桦、杨、楸……那是盛大华美的色彩交响。高音部是最靠近雪线的落叶松那最明亮的金黄。高潮过后，落叶纷飞，落在蜿蜒的山路上，落在林间，落在溪涧之上，路循着溪流，溪流载满落叶，下山，我们回到人间。其间，我们有可能遇到有些惊惶的野生动物，有可能遇见一群血雉，羽翼鲜亮，我们打量它们，它们也想打量我们，但到底还是害怕，便慌慌张张地遁入林间。

当然不能忽略夏天。

所有草木都枝叶繁茂，所有草木都长成了一样的绿色。浩荡，幽深，宽广。阳光落在万物之上，风再来助推，绿与光相互辉映，绿浪翻拂，那是光与色的舞蹈。那时，所有的开花植物都开出了花。那些开花植物群落都是庞大家族。杜鹃花家族，报春花家族，龙胆花家族，马先蒿家族，把所有的林间草地，所有的森林边缘，变成了野花的海洋。还有绿绒蒿家族、金莲花家族、红景天家族都竞相开放，来赴这夏日的生命盛典。

而这一切的背后，总有晶莹的雪峰在那里，总有蓝天丽日在那里。让人在这美丽的世界中想到高远，想到无限。记起来一个情景，当我趴在草地上把镜头对准一株开花的梭子芹时，一个日本人轻轻碰触我，不要因为拍摄一朵花而在身下压倒了看上去更普通的众多的毛茛花。我也曾阻止过准备把杜鹃花编成花环装点自己美丽的年轻女士。这就是美的作用。美教导我们珍重美，美教导我们通向善。

冬天，雪线压低了。雪地上印满了动物们的足迹。落尽了叶子的森林呈现一种萧疏之美。

写到这里，就想到我们很多主打自然景观的景区管理中比较疏失的一环，那就是对自然之美挖掘不够深入细致。旅游是观赏，观赏对象之美需要传达，需要呈现。自然之美的丰富与细微，必先有旅游业者的充分认知，然后才能向游客作更充分的传达。对游客来说，自然景区的观光也是一种学习，学习一些动植物学的、地质学的知识，更不要说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了。游历也是学习，是游学。所谓深度游、专题游，我想就是在这种向学的愿望与兴趣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景区旅游是欣赏自然之美的过程，是一种审美活动，需要景区进行这个方向上的引导。

前些日子，四姑娘山的朋友来成都看望我，多年不见的黄继舟也得以谋